

認同與懷鄉

—台灣方志八景圖中的文人意識（以大八景為例）

蕭瓊瑞 Hsiao, Chiong-rei

1683 年，清康熙 22 年，原鄭成功部將施琅，率兵二萬、戰船三百，先攻澎湖，再下東寧（即台灣），明鄭覆亡，台灣歸入大清版圖。

兩年後（1605），台灣知府蔣毓英即修成《台灣府志》，惜未出版；再約十一年後的康熙 35 年（1696），福建分巡台廈道兼理學政高拱乾所修《台灣府志》（簡稱「高志」）正式刊行，成為台灣第一部問世的志書。在高修《台灣府志》中，首度提及「台灣八景」，分別為：安平晚渡、沙鯤漁火、鹿耳春潮、雞籠積雪、東溟曉日、西嶼落霞、斐亭聽濤，及澄台觀海等。同時，更有高拱乾、齊體物（台灣同知）、王善宗（台灣水師協左營守備）、王璋（台灣舉人）、林慶旺（台灣府儒學教授）等人之〈台灣八景詩〉多首，¹之後歷代文人均有同題詩作，蔚為大觀。²

俟 1747 年（乾隆 12 年），范咸、六十七編纂的《重修台灣府志》刊行，卷首附有「台灣八景」木刻版畫，應是目前可見台灣八景圖像最早的本。

在府志「台灣八景」之外，各地縣志也各有「八景」之設，其中附有「八景圖」者，則有：《重修台灣縣志》（王必昌、魯鼎梅修，乾隆 17 年刊）和《續修台灣縣志》（謝金鑾、鄭兼才修，嘉慶 12 年刊）的「台邑八景」、《彰化縣志》（周璽、李廷璧修，道光 14 年刊）的「彰化八景」、《噶瑪蘭廳志》（陳淑均修，咸豐 2 年刊）的「蘭陽八景」、《淡水廳志》（陳培桂修，同治 10 年刊）的「淡水八景」，和《苗栗縣志》（沈茂蔭修，光緒 17-20 年修）的「苗栗八景」等。

府志中的台灣八景，可稱為「大八景」；各縣廳志中的八景，則稱「小八景」。「八景」之設，是中國文人政制的一種常軌，也是方志撰修的一項傳統；有所謂：「凡設縣（廳）者，地方官吏或轄內文人，例必擇全邑風景最美之處，作為『八景』。」之說。³此說迨無疑義，「八景」之設，在中國各地志書中，確也均具實例；但衡諸中國大陸各地方志，「八景」之設及圖像建構，如台灣一地之豐富及多樣者，則為未見之現象，值得探究。

台灣作為清廷新附的一個地區，在 1887 年（光緒 13 年）正式建省之前，始

¹ 見高拱乾，《台灣府志》（據《台灣府志三種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1985.5 版），頁 1173-1212。

² 參見劉麗卿，《清代台灣八景與八景詩》，台北，文津，2002.4。

³ 見廖一瑾，《台灣詩史》，台北，文史哲出版社，1999，頁 205。

終是福建省轄下的一個府。大批文人仕宦渡海來台，對這個充滿海洋、高山與熱帶氣息的海島，充滿了高度的好奇與新鮮感；多篇名為〈台灣賦〉及〈海吼賦〉的文章，也都呈現了中國內地前所未見的海洋氣象與文學修辭；如高拱乾的〈台灣賦〉，述及渡海時的景像，即云：

「若夫狂瀾既倒，海若呈奇；一時琥珀，萬頃琉璃。」⁴

這種海天一色、萬頃琉璃的神奇景像，是狂瀾過後的特有平靜，也是內陸人士未曾體驗過的自然奇景。

海是航向台灣最初的印象，山則是踏上台灣最大的意象。據地理學的分析：台灣在東西不過 140 公里的寬度上，超過 3000 公尺以上的高山，計有 200 餘座。山的崇高、遙遠與綿延不絕，帶給這些來台人士深刻的視覺衝擊；高拱乾〈台灣賦〉亦云：

「至若山山含紫，樹樹凝青；層巒疊嶂，戴月披星。或瓊飛而皓皓，或體潔而盈盈；時微雲以四抹，忽巧鳥兮一聲。懷高岡兮彩鳳，聞此地兮仙靈。」

⁵

充滿了一種蓬萊仙島、海外仙鄉的色彩。

清代文人受派來台，既是一種榮寵，代表皇帝巡守邊城；也是一種無奈，遠離朝廷，深入異域，頗有遭受放逐的失落與辛酸。然而一旦來到斯地，長年以往，一面固然對內地時抱懷鄉之情，一面則對斯土天成美景、奇風異俗也漸生認同、喜愛之感。「八景詩」與「八景圖」的創作和呈現，正是反映了這些文人仕宦殊異、矛盾的心境與情感；成為台灣地區自荷蘭時期的海圖、地圖之後，另一批頗具史料價值與美感意義的珍貴圖像。

台灣八景圖繪首見於乾隆 12 年刊行、由范咸與六十七編纂的《重修台灣府志》。置於卷首的這八幅景致，內容和康熙 35 年刊行的「高志」中的八景內容完全一致，亦即：安平晚渡、沙鯤漁火、鹿耳春潮、雞籠積雪、東溟曉日、西嶼落霞、斐亭聽濤及澄台觀海。

此八景之設，以當時的行政區域而觀，屬台灣府治的，有：澄台觀海和斐亭聽濤；屬台灣縣治的，有：鹿耳春潮和西嶼落霞；屬鳳山縣治的，有：安平晚渡和沙鯤漁火；屬諸羅縣治的，則有：東溟曉日和雞籠積雪。換句話說，高拱乾等人在擇定這組最早的台灣八景時，顯然有意就這些行政區域，作均衡性的景點分

⁴ 見前揭高拱乾，《台灣府志》，卷之十，〈藝文〉，頁 1153。

⁵ 同上註，頁 1154。

布；而包括府治在內，一府三縣正好四個地區，每個地區以兩個景點為原則，也就形成了這樣的八景組合。

八景的擇定，事實上既是一種對統有斯土的明確宣示，也是一種對土地認同的具體表徵。統治者初領該地，透過景點的擇定，有利於住民及仕宦的認同，進而形成向心。尤其是台灣這種初闢之地，一如高拱乾在《台灣府志》序言中所云：

「顧台灣蕞爾土，越在海外，游氛餘孽，蔚為連藪，瑩瑩番黎，茫茫不知有晦明日月，……」⁶

也就是說：台灣這樣不算太大的土地，地處海外邊疆，藏有許多未順服的政治餘孽，也有許多茫茫不知歲月的番民；而八景之擇定，正足以「彰聖天子一德同風之盛，廣久道化成之治。」⁷也可「使天下觀看者，如身履其地。」⁸清初領有台地，既設一府三縣，八景擇定時，平均分布各個轄屬地區，也就自可同收宣示、號召之功效。

高氏擇定八景，既有如上考量，因此，在景點選擇上，也就打破了一般臆測，如：經常被提及的荷建古城（包括普羅民遮城和熱蘭遮城），即不在考慮之列；⁹毋寧說：高氏以清初康熙大一統盛世之格局，擇定之八景，在內涵上既包括了自然與人文二類，在意義上，也偏向較為積極、前瞻的樂觀情緒。

這組最早提出的「台灣八景」，除在行政區域的分布上考量均衡原則外；在空間的安排順序上，也顯然暗含一定的秩序。也就是先由最南邊、也是較外邊的安平晚渡、沙鯤漁火、鹿耳春潮為開端，再跨及最北邊的雞籠積雪，然後回到中間而分屬東西的東溟曉日與西嶼落霞，以及府治之內的澄台觀海與斐亭聽濤。換句話說，在空間意象上，形成了一種由近而遠、由低而高、再由遠而近，由高而低的變化與節奏。

同時，兩兩一組的景觀，也從一組人文之景為開端，中間參雜兩組自然之景，最後再回到一組人文之景。而用詞、意象的對仗上，也頗為工整，包括：安平對沙鯤、晚渡對漁火；鹿耳對雞籠、春潮對積雪；東溟對西嶼、曉日對落霞；澄台對斐亭、觀海對聽濤；由實而虛，再由虛而實，層層遞變，讀來既有迭宕起伏的變化，也有餘韻繞樑之趣味。

《重修台灣府志》之置八景圖於卷首，是開台灣志書風氣之先的作為。此一

⁶ 同上註，高氏序言，頁 267-268。

⁷ 同上註，頁 271。

⁸ 同上註，頁 270-271。

⁹ 高拱乾《台灣府志》係將「台灣」「赤崁」二城之建，列入〈外志〉中之「兵亂」篇，見該書頁 947。

作為，自然與參與編纂工程的六十七有關。六十七，字居魯，全名為「愛新覺羅六十七」，是滿人。乾隆9年（1744），他以「給事中」之職，擔任「巡台御史」，奉旨來台。他在台前後約計三年，除留有《使署閒情》、《台陽雜詠》、《遊外詩草》等著作外，¹⁰更因對台灣原住民特殊風情，深感好奇，特雇工繪作《番社采風圖》、《台海采風圖》及《海東選蒐圖》等多種，進呈皇帝，並親撰《番社采風圖考》，成為紀錄十八世紀中葉台灣原住民生活最重要的文獻史料；筆者曾撰《島民·風俗·畫》一書，特別介紹傳世不同版本的《番社采風圖》，可為參考。¹¹《重修台灣府志》之於卷首繪作《台灣八景圖》，應與這位雅好藝文的六十七有關。

關於這批木刻版畫，目前還難肯定其確切的刻工流派和姓名，但基本上，與後來的幾批八景圖繪（均為小八景）相比，應是最具精細刻工與統一風格的一批傑出畫作（以下簡稱「范志八景」）。

對海洋的描繪，是「范志八景」最明顯的特色。八幅風景，沒有一幅不和海洋發生關聯。海既是隔絕、也是連繫；既是危機、也是保護；既是求生存的資源、也是寄託心緒的慰藉。

在「范志八景」中，以「安平晚渡」和「沙鯤漁火」為起始。「安平」指的是當時屬鳳山縣治安平鎮轄下的「安平鎮港」。《高志》「台灣縣水道」篇謂：「安平鎮港，潮汐從鹿耳門。北至洲仔尾，受新港溪流；南至瀨口，受鳳山之岡山溪流。港內寬衍，可泊千艘。」¹²從《范志》的《安平晚渡》圖中，也可以看出這個所謂的「安平鎮港」，其實就是當時的台江內海，從安平鎮的古大員島，沿著一列鯤鯓沙地，直到今台南市的古赤崁地區；遠方有荷蘭人興建的熱蘭遮城和聚落，這個聚落正是有著「台灣第一街」之稱的熱蘭遮市，也正是今天的安平延平街；而近處有城門、有民居，此城門應為府城之大西門。¹³兩地之間，是一片天然的港口，寬敞遼闊，船舶往來忙碌、漁歌處處，一片祥和氣象。而最遠處，則是連綿雲層掩映下的落日，落日襯著舊城，由官署所在的方向望去，太陽似乎就站在這個荷蘭舊堡上。所以高拱乾有詩吟道：

日腳紅彝壘，烟中喚渡聲；

一鉤新月淺，幾幅淡帆輕。

岸闊天遲暝，風微浪不生；

¹⁰ 《使署閒情》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出版「台灣文獻叢刊」第122種，1961.10，台北。

¹¹ 參見蕭瓊瑞，《島民·風俗·畫——18世紀中葉台灣原住民生活圖像》，台北，東大圖書，1998.4。

¹² 見前揭高拱乾，《台灣府志》，卷之一，〈封域〉，頁425-428。

¹³ 大西門，又名鎮海門，係雍正元年（1723）初建於渡船口上。乾隆53年（1788），重建土城垣，內縮150餘丈，移至宮後街，即今民權路、西門路口。

漁樵爭去路，總是畫圖情。¹⁴

王善宗亦謂：

滄海安平水不波，扁舟處處起漁歌；

西山日落行人少，帆影依然晚渡多。¹⁵

「晚渡」正是太平盛世社會平和的溫馨景象。

連接著安平鎮旁的鯤鯓沙地，也就是八景之二的〔沙鯤漁火〕。「鯤」者，是海中的大魚；安平與台南府城之間有七個沙地排成一列，形如蟠龍，被稱為「一鯤鯓」、「二鯤鯓」……以迄「七鯤鯓」。這些鯤鯓之地，都是沙土堆積而成，上生荊棘雜木，看來也頗有蒼翠之色；外為大海，內則港灣，因此成為許多採捕人臨時的居所。¹⁶一到夜晚，隨著海潮進退，採捕人群集作業、休憩，形成漁火輝映的璀璨景象，正所謂：

沙阜勢如鯤，漁人網罟屯；

夜闌燈火爛，照破海天昏。（婁廣）¹⁷

在《沙鯤漁火》畫面中，鏡頭由安平大片海面轉向沙鯤沿岸。遠方的「紅毛城」（即荷蘭舊堡），用比較斷續的線條，表現一種昏遠不清的意象；前方的漁船，由近而遠、由大而小，前前後後，參差排列，形成一種喧鬧繁忙的景象。每一艘船在桅杆上，均高掛著一盞風燈，船上有工作或聊天的人群；天際則高懸著如弓的弦月和如杓的北斗，星月倒影在波面，形成晃盪錯落的影像。正所謂：「風搖螢點參差碎，浪拍星光錯落圓；夜半烹魚眠醉夢，不知身在水中山。」（章甫）¹⁸這是一種太平盛世的庶民生活圖像，卻也是文人仕宦眼中最美好理想的社會面向。

八景反映的是統治者宣示治權的一種鮮明動機，但同時也是誇耀治功的一種政治舉動。在當時文人仕宦的思維中，皇恩澤披四海、普天生民樂生，正是一種清明治世的最高表現。

接連在兩個一組的人文景致之後的，是四個自然景致，分為兩組，即以季節為特色的「鹿耳春潮」和「雞籠積雪」，以及以晨昏為特色的「東溟曉日」與「西嶼落霞」。

發掘景物之美，是建構士民認同土地最便捷的管道。而作為台江內海出入孔

¹⁴ 見前揭高拱乾，《台灣府志》，卷之十，〈藝文〉，頁 1173。

¹⁵ 同上註，頁 1201。

¹⁶ 同上註，卷之一，〈封域〉，頁 418。

¹⁷ 見陳漢光，《台灣詩錄》（上），台北，台灣省文獻會，1971，頁 175。

¹⁸ 見謝金鑾，《續修台灣縣志》，台灣文獻史料叢刊，台北，大通書局，頁 625。

道的鹿耳門，更是來台文官武將最初獲得的印象。有「台之咽喉」¹⁹美稱的鹿耳門，由於「港口甚窄」，每年春天，潮水大漲，形成春潮洶湧的奇景。《鹿耳春潮》圖中描繪的，正是萬頃波濤、洶湧翻騰的景象。三個橫互其間的小島，形成兩個狹窄的水道，右邊的一個水道，就是鹿耳門，也正是鄭成功率軍強渡，進入下方台江內海的孔道。中間一個小島，應即今日的四草地區，有著一些房舍、樹林；左下方露出一角，則為後稱安平古堡的熱蘭遮城，緊貼著的房舍，正是「台灣第一街」的大員市鎮。

在春潮波湧的海面上，有著一些趁風前行的帆船，這些帆船，古稱「戎克船」，是載人運貨的重要工具。《鹿耳春潮》圖中大約有七艘帆船，在洶湧的波濤中載沈載浮，船隻的描繪不像前提《安平晚渡》圖中的那般祥和。

「鹿耳春潮」是自然的景象，但作為全台交通孔道的咽喉地位，其特殊的國防價值也就格外引發文人仕官的關注與詩讚。高拱乾即云：

海門雄鹿耳，春色共潮來。二月青郊外，千盤白雪堆。

線看沙欲斷，射擬弩齊開。獨喜西歸舶，爭隨落處回。²⁰

這作為海門之雄的險要之地，春天的訊息是隨著海潮而同時來到。在 2 月的青翠郊原外，這兒的浪花盤起的千層白雪，令人感到格外的振奮。遠看那天邊海線之處，幾堵沙鯤斷斷續續，準備射出的箭弩已經完全打開，而我獨獨喜愛那向西歸去的船舶，爭相的在那箭支落下的地方徘徊。高拱乾作為一個大陸來台的文人仕宦，眼見這種春潮洶湧的景象，在驚嘆之餘，仍不忘懷念起西邊隔海一方的故鄉。

《鹿耳春潮》圖中描繪的遠方大海，以留白處理，而沙丘上的房舍零落，相對於潮湧的海面，顯得蕭疏而落寞。這種熱鬧與空虛的對比，在與高氏同時期的另一詩人王璋的詩裡，也可得見。雖然王璋是本地出身的舉人，仍在鹿耳春潮的景象中，興發吾道孤獨、人情起伏的感受，他的同名詩作，首先對潮起的現象加以描述，有謂：

百谷東南匯，春潮漲九環；急來天外水，突起眼前山。²¹
緊接著則以景抒情，詩曰：

吾道虛舟裏，人情駭浪間；始知浮海者，徒苦不如閒。²²

這裡的「浮海者」，固然是對那些討海為生的漁民的一種同情，但何嘗不也

¹⁹ 前揭高拱乾，《台灣府志》，卷之二，〈規制〉，頁 515，謂：「……詳其要津，則鹿耳門者，又台之咽喉也，港口甚窄。」

²⁰ 同上註，卷之十，〈藝文〉，頁 1174。

²¹ 同上註，頁 1206。

²² 同上註。

是對浮海來台仕宦文人的一種體恤。

相對於「鹿耳春潮」者，則為台灣極北之地的「雞籠積雪」。對於這個景致的地點，甚至積雪的有無？歷來頗多質疑。²³有人以為雞籠應指雞籠山，如高拱乾之詩曰：「去北二千里，寒『峰』天外橫」。²⁴齊體物詩曰：「惟於炎海外，方覺此『山』孤。」²⁵王善宗詩曰：「冬至絮飄『深谷』裏，玉龍戰退耐風霜。」²⁶而王璋也詩：「瘠壤皆生色，空『山』不染塵。」²⁷看來第一代的八景詩作者，基本上都將「雞籠」視為「山」的意象。

不過在「范志」《雞籠積雪》圖中，「雞籠」係被畫成一個島嶼的形式。島上還有西式的城堡，形式一如前提《安平晚渡》與《鹿耳春潮》二圖中的荷蘭城堡。

關於「雞籠積雪」之「雞籠」，非指「雞籠山」而應是「雞籠嶼」的說法，陳夢林早已指出，這位以編纂《諸羅縣志》而博得美名的嚴謹史學家，即謂：

雞籠山在雞籠港之東南，雞籠嶼乃在隔海之西北，礮城、番社俱在嶼中。
《郡志》（按指高志）載：雞籠城在諸羅雞籠山，誤。五十三年（按指康熙）地理圖記村東北有雞籠山、西有雞籠城，山後海中有雞籠嶼。似礮城與社俱在雞籠山，而嶼在山之後，皆耳食而未親歷其地者也。²⁸

考之史實，此礮城應即十七世紀初期西班牙所建之「聖薩爾瓦多城」（San Salvador）。按 1626 年 5 月，西班牙艦隊自菲律賓出發，意圖攻取台灣北部，以作為和日本交易的戰略基地。不久，便在今和平島登陸，並在該島西南修築「聖薩爾瓦多城」，此島應即所謂的雞籠嶼。

在八幅圖像中，《雞籠積雪》一幅在版刻及印刷的技法上，顯然獨樹一幟。為了表現雪景，雕版匠師特地採取陰刻的技術，邊緣以大量的墨底，反襯出島上地面及樹梢的白，同時，天空飄飛的黑點及邊緣黑底上方的白點，乃至帶有漸層變化的天空，都同時暗示了雪花猶如飄絮般的輕盈與美感。

在《雞籠積雪》圖中，並未得見所謂的番社聚落，島孤城單，枯木挺立，越發顯得荒寒寂寥。不過雞籠積雪，對來自北方的大陸人士而言，仍是一種引發思鄉的景象，乾隆年間詩人余延良即詩云：

圓銳孤懸蜃窟中，漫漫堆玉聳穹窿；

²³ 詳參陳捷先，《台灣方志研究》，台北，台灣學生書局，1996。

²⁴ 前揭高拱乾，《台灣府志》，卷之十，〈藝文〉，頁 1174。

²⁵ 同上註，頁 1188。

²⁶ 同上註，頁 1202。

²⁷ 同上註，頁 1206。

²⁸ 陳夢林，《諸羅縣志》，台灣文獻叢刊，台北，大通書局重印），頁 289。

誰知暖日炎荒地，也與匡廬景色同。²⁹

顯然雞籠的積雪，讓他懷想起江西廬山（別名「匡廬」）的景致。

而乾隆年間的鳳山縣教諭朱仕玠也謂：

試上高樓倚畫欄，半空積素布晴巒；

誰知海島三秋雪，絕勝峨嵋六月寒。

自有清光搖檠戟，翻疑餘冷沁冰紉；

北來羈客鄉思切，時向炎天矯首看。³⁰

既將雞籠積雪和峨嵋六月相比，也將「北來羈客」思鄉情切、矯首向望的情緒，做了極好的描述。

相稱於「鹿耳春潮」與「雞籠積雪」的一年春冬，「東溟曉日」與「西嶼落霞」則為一日的晨昏。「東溟」乃指廣泛的東方大海；高拱乾《台灣府志》〈封域〉志「台灣府山」即云：「大約灣之山，背東溟、面西海，而郡邑居其中。」³¹台灣本來就是一個四面環海的島嶼，但東方海面日出的景象，並不是府治所在~~在~~的台灣縣地區所能得見；因為此地與東方大海之間，有著高聳的大山阻隔。然而在當時的地理知識中，或某些曾經實際親睹「東方懸太陽，丸子見重洋。」（林慶旺詩）³²的人，都知道：在崇山峻嶺的高山背後，是廣大的海洋，而初昇的旭陽，就是起自這東方浩瀚的海面。因此《東溟曉日》圖中所畫的，正是一輪出現在重洋之中的巨大朝陽，而前方則是重重的峻嶺；山巒之間，尚有彩雲環繞。高拱乾曾詩曰：

海上看朝日，山間尚曉鐘；天開無際色，人在最高峰。

紫閣催粧鏡，咸池駭浴龍；風流靈運句，灼灼照芙蓉。³³

登高望海上朝日，在當時應僅北台地區的雞籠可以得見，因為屬今日花東地區の後山，在高拱乾的時代，仍未開通。然而以全台為範疇的大八景，主要仍以府治所在之地的台灣縣為中心，所謂東西南北的方位，也應是以今日的台南市為立足點。如此看來，早期這些渡台文人，口中所謂的「東溟曉日」，應是用以對仗同屬台灣縣治的「西嶼落霞」而有的一種人文想像成份居多。

「西嶼落霞」的「西嶼」，位在澎湖，但仍屬台灣縣治範疇，也是當時全台形勢最為險要之地。所謂：

²⁹ 余文儀，《續修台灣府志》，台灣文獻叢刊 121 種，台北，大通書局，頁 973。

³⁰ 同上註，頁 975。

³¹ 前揭高拱乾，《台灣府志》，卷之一，〈封域〉，頁 406。

³² 同上註，卷之十，〈藝文〉，頁 1211。

³³ 同上註，頁 1175。

台灣縣，木岡山聳峙雲霄，赤崁城危臨海渚，日暮烟霞，蜃樓海市之鉅觀。外有澎湖三十六嶼，星羅棋布，內有鹿耳門，海天波濤，行迴曲折，險要固塞之地，莫或最焉。³⁴

西嶼正是澎湖三十六嶼中最為西方之大島，古名漁翁島。《府志》〈封域〉志「台灣縣山」之〈附澎湖嶼〉篇，有云：「……獨西嶼之背，懸聳天半，即內外二壑地也，極澎之西表，為廈門西渡者之標準焉。」³⁵

因此，西嶼是澎廈、甚至台廈往來交通必經之地。離鄉之移民，初至西嶼，見夕陽落霞繽紛、海天一色，應是大陸生活所未見，也難免興發懷鄉離愁之情緒。

「范志八景」中的《西嶼落霞》圖，描繪的正是由大山嶼（也就是今日澎湖本島的馬公地區）西望的景象，海中的島嶼就是西嶼。島上有聚落、有叢祠廟宇，廟埕均插有旗座，南北各一。較特別的是南方一座，旁邊有類如石塔三座，應即是澎湖特有的石敢當文化，而此三塔，則是位在外垵社內的「三尖塔仔」。至於旁側的廟宇，或許是外垵的「池王廟」，北方（即右側）一座，或許是合橫的「溫王廟」。修於光緒 19 年（1893）的《澎湖廳志》，卷二〈叢祠（附）〉篇，「大王廟」條有謂：

今各澳多有王廟，而西嶼外壑（按：即外垵），尤著靈異，凡商船出入，必備牲醴投海中，遙祀之。³⁶

在《西嶼落霞》圖中，右下方大海中有船舶三艘，島的上方，海天交接處，又有飛鳥三隻；彩霞橫亙天際，曲折蜿蜒，象徵色彩的多樣與變化。乾隆年間詩人章甫（1755-1918）有詩吟：

夕照銜山影漸無，丹霞斜渡入澎湖；
相隨鷺鳥飛沙際，忽斷虹橋落海隅。
五色文章天上降，九光錦繡水中鋪；
晚來風送輕帆過，雲裏行舟古畫圖。³⁷

詩情與畫意頗為相符。康熙年間曾任台灣知縣的張宏，亦在詩中掌握西嶼落霞瑰麗璀璨的特色，詩曰：

夕陽搖曳紫金沙，西嶼含霞景色奢；
彷彿濃林成火樹，依稀清澗鬥龍蛇。

³⁴ 同上註，卷之一，〈封域〉，「形勝」篇，「台灣縣」條，頁 403-404。

³⁵ 同上註，頁 412。

³⁶ 見林豪，《澎湖廳志》，台灣研究叢刊第 51 種，台北，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，1958.3，頁 43。

³⁷ 見前揭陳漢光，《台灣詩錄》（上），頁 564。

光拖陌上如橫錦，影射天邊似散花；

遙望飛鴉疑杜宇，頓數萬物盡生華。³⁸

當落霞佈滿大地，一切似乎都成了帶有迷幻色彩的火樹橫錦，充滿生命的光華。只是暗夜緊接就來臨。

大陸來台文士，以既欣奮又落寞的心情，渡過澎湖這個充滿驚險與艷麗並存的海道，登上台灣本島，展開忙碌與寂寥兼俱的仕宦生涯。

台灣八景中的最後兩景，就完全是仕宦生活中的一種文士休閒，所謂的「澄台觀海」與「斐亭聽濤」。

「澄台」、「斐亭」都是位在府志西定坊內的台廈道署後方庭園。高拱乾任台廈道後，為澄心抒懷，特在康熙 32 年修建亭台。甚至為此甚至特撰〈澄台記〉一文，對亭台的修建目的有所說明、澄清。其記曰：

古者台榭之作，誇遊觀而崇侈麗，君子譏之。若夫制樸費約，用以舒嘯消憂，書雲攬物，斯高人之所不廢，亦廉吏之所得為也。

台灣之名，豈以山橫海嶠，望之若台？而官民市廛之居，又在沙曲水匯之處耶？然厥土斥鹵、草昧初闢，監司聽事之堂，去山遠甚，匪特風雨晦明起居宴息之所，耳日常慮雍蔽、心志每多鬱陶。四顧隱然，無以宣洩其懷抱；並所謂四省藩屏、諸島往來之要會，海色峰光亦無由見。

于是捐俸鳩工，略庀小亭于署後，以為對客之地；環繞以竹，遂以「斐亭」名之。更築台于亭之左隅，覺滄渤島嶼之勝，盡在登臨襟帶之間，復名之曰「澄」。³⁹

從這段文字可以清晰看出高氏修葺亭台，擔心外界以侈糜視之，特有所說明，指出「斐亭」、「澄台」之修，固有益於宣洩懷抱、澄靜心慮，同時也是對客唱和之所。我們可以想像，當亭台修成之後，環植叢篁，自夏徂秋，竹響共濤聲相和，最宜消暑；而登上澄台，滄波浩渺，島嶼參差，悉入望中。齊體物、王善宗、王璋、林慶旺等官員、文人、雅士，就是在這「斐亭」、「澄台」之間，吟詩對唱，台灣八景之詩，也應是在這種場景所留下的產物。

在《澄台觀海》圖中，「澄台」高過官署屋頂、旗桿，台上有四柱亭閣，四面欄杆，人可以在此憑欄遠眺；海就在較遠的一方，波紋較諸其他各圖為小，波浪平緩，船舶趁風而行。風的感覺，表現在波紋的起伏，也表現在旗桿上的旗幟，

³⁸ 見前揭陳漢光，《台灣詩錄》（上），頁 179。

³⁹ 前揭高拱乾，《台灣府志》，卷之十，〈藝文志〉，頁 1137-1138。

旗幟飄揚，避免了畫面以建築界畫為主的單調感。依地理考據，當時的台廈道署應在今台南市中西區永福路二段的永福國小處。在台江內海尚未完全陸化之時，海水仍可直湧道署不遠處。在政務繁忙之餘，登臨斯台，頗有出塵澄慮的功能。高拱乾在〈澄台記〉中就云：

……當風日和霽，與客登台以望，不為俗累，不為物蔽，散懷澄慮，盡釋其絕域樓遲之歎，而思出塵氛浩淼之外，則斯台比諸凌虛超然，誰曰不宜？

40

並繫之以詩曰：

有懷同海闊，無事得台高；瓜憶安朝棗，山驅太白鼇。

鴻濛歸紫貝，腥穢滌紅毛；濟涉平生意，何辭舟楫勞？⁴¹

詩中頗有為求平生報國、不辭舟楫辛勞的深意。這種遠在邊城，而心懷朝廷君恩的想法，乃是當時文人普遍的思維。如同為康熙年間貢生、曾任台灣縣縣丞的雲南河陽人氏張琮，即謂：

海上層台俯四隅，縱觀觀止百川輸；

波光耀日連天有，蜃氣成樓到地無。

潑眼昔曾吞夢澤，盪胸今更挹冰壺；

微軀薄宦重洋隔，欲叩君恩仗吸呼。⁴²

觀海思君，或許只是文人唱和中的一種虛應故事，但藉此抒唱吟詠，也的確慰撫了這些文人常年積抑的憂煩愁緒。

「斐亭聽濤」基本上和「澄台觀海」一樣的意義，然而「斐亭聽濤」更見個人化的寂寥排遣。圖中著官服的文人，獨坐亭前奇石之間；這奇石看來，像煞來自太湖的「太湖石」，穿透瘦挺，獨坐若有所思地側身傾聽，耳邊傳來的既遇是後竹子迎風的聲響，也是遠方海浪洶湧的濤聲。院中還有兩隻遊戲的鹿隻，這鹿是台灣特有的梅花鹿，一公一母，一旁的「斐亭」，亭中有高腳長桌，桌上還擺著書本。亭子規模不大，但有洞窗、欄杆，另有修竹，一派文人品味。

當年建亭的高拱乾，即有詩吟：

島居多異籟，大半是濤鳴；

試向竹亭聽，全非松閣聲。

人傳滄海嘯，客訝不周傾；

⁴⁰ 同上註。

⁴¹ 同上註。

⁴² 見前揭陳漢光，《台灣詩錄》（上），頁 183。

消夏清談倦，如驅百萬兵。⁴³

聽濤有消夏提神的作用，也是台島生活中最大的聲音意象。「斐亭」其實也就是「竹亭」，風濤、海濤相和，對喜靜冥思的文人，自是具有相當吸引力。斐亭在後來，兩次多所修葺，詩人唱和也始終未斷。乙未割台後，一度避難晉江，後又以片帆東歸，並設帳授徒終了其生的彰化鹿港人施梅樵，亦留〈斐亭聽濤〉一首，充滿滄海桑田、世事變遷、孤臣無力回天的悲壯情緒。其詩曰：

海氣噓雲雲如棉，海風吹浪浪拍天。
馮夷狡獪伎倆未忍捐，偏令江湖之水日日匯大川。
又令蛟龍揚鬣掉尾舞深淵，鯨鐘鼉鼓聲喧闐。
來往估客篷窗聞之不能眠，胡為乎官廨恰與相比連？
中有一亭自巍然，蒼松翠竹亭之前。
綠蔭蒼鬱草蔓延，暮夜月色朝霏煙。
自公退食與周旋，茗盃花樽會群賢。
觴詠樂同永和年，座中唱和興欲仙。
歌今響應鷗鷺邊，亭中人物幾變遷。
亭外海嘯依舊聲濺濺，我知延平遺恨尚綿綿。
鬱為怒濤晝夜鳴潺湲，思欲一泛酒家船。
來呼草雞起九泉，好共憑弔三周與青蓮，相與話滄海桑田。
免勞精衛啣石填，長願波平如鏡照大千。⁴⁴

施梅樵的〈斐亭聽濤〉，也為清代台灣文人在歌讚八景的大合唱與圖繪工程中，譜下了悲壯的最後一筆。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⁴³ 前揭高拱乾，《台灣府志》，卷之十，〈藝文〉，頁 1176-1177。

⁴⁴ 見前揭陳漢光，《台灣詩錄》（下），頁 1100。